

恒茂杂货铺

□白天平

1

解放前,老城最大的杂货铺当数“恒茂”,经营着油盐酱醋、针头线脑等日常杂用。掌柜姓刘,先前是沿街叫卖的担挑货郎。20多岁时,他攒下点钱,开了间小店,经营几年后,在城里最繁华的地段盖了4间青砖灰瓦房。铺面宽敞,货品齐全,刘掌柜为人和气、精明能干,恒茂杂货铺生意做得顺风顺水。

然而,刘掌柜已过而立之年,膝下无一男半女。他媳妇到城南娘娘庙抽过签,让算卦仙儿再细细掐算,说他五行缺火。而白酒性烈似火,阳春三月,择午时开坛售酒,定能生意兴隆、人丁兴旺。不知是卦签灵验还是巧合,当年他媳妇就生了个白白胖胖的儿子。

刘掌柜儿子周岁那天,平日里不沾酒的他破天荒地端起了酒杯,红扑扑的脸上堆满笑意,边喝边看儿子抓周。床上摆着算盘、毛笔、砚台和铜钱。儿子爬来爬去,这些玩意儿看也不看,胖嫩小手却抓住他手上的酒杯不放。家人迷惑不解,刘掌柜却连声称好,说这孩子因酒而生,看来与酒有缘,索性小名就叫“小九”吧!然而,这个小名日后却一语成谶。

2

柜台上两个棕黑色酒坛盛着五分钱一两的红薯白干。打酒时揭开裹着红布的木头盖,手捏酒提,咚一声稳稳沉入坛底,再迅速提起,盛在黑粗碗中。

柜上的五香花生、油炸开花蚕豆、松花蛋和卤豆腐之类的下酒小菜简单、实惠。喝酒的大多是做小买卖或扛活拉车出力气的。他们手捏着半块卤豆腐,再打二两酒,用舌尖舔着卤豆腐,嘴唇慢慢咂着酒,二两酒能消磨大半天。有的只买酒,不要下酒菜,在柜上盐罐里拿一颗大盐粒,舌尖舔盐,唇边咂酒。

更绝的是,大盐粒也不用,酒打碗里,便从兜里摸根铁钉,以唇舌品酒,凉丝丝的铁钉在嘴里调味,依然优哉游哉。铺里没有桌凳,人们大多斜靠柜台站着喝。人多时,便端碗到屋檐下蹲着,吱的一声,一口酒下肚,神情悠然,自在如仙。来的都是常客,酒无须名酿,微醉足矣;菜不必荤素,杀杀酒气即可。喝酒就图个花钱

不多,过瘾解馋。

“小九”叫着叫着长到了20岁,成了杂货铺的二掌柜。然而,从小娇生惯养的他,书不愿读,活儿不会干,成了横草不拿、竖草不拈的主儿,啥营生本事没有,吃喝玩乐的路数倒是门儿清。他嫌铺里的酒味糙劲大、上头快,过了一夜嘴里还是一股酸红薯味,就在城里有名的五福楼、大仙堂、怀庆饭庄,与酒肉朋友吃饱喝足后记账走人。饭庄酒楼也不怕赖账,他前脚走没到家,后脚跟讨账伙计先到了。再殷实的家产也架不住这股祸害,刘掌柜急着给他成了亲,以为有了媳妇可以拴拴心。

3

铺里的伙计姓许,叫来福,山东阳谷县人,祖上是酿酒师傅。15岁那年,来福父亲病故,母亲领着他和他弟弟来河南投奔亲戚,半道走散,他一路乞讨到了老城,被刘掌柜收留,成了管吃住不管工钱的小伙计。来福忠厚老实,人也勤快。刘掌柜上了年纪,儿子又不争气,铺里的生意主要靠他照应。

1943年秋,老城周边遭遇蝗灾,秋苗树叶被遮天蔽日的蝗虫吃得净光,庄稼绝收,城内城外到处是逃荒灾民。到铺里喝酒的少了,一时间,生意冷清下来。来福想起至今没有音信的家人,便向掌柜告假回山东老家看看。

来福走后,小九打理铺子仍是有搭没一搭的。老掌柜急火攻心,一病不起,小九成了恒茂大掌柜。可他哪是做生意的料,几年的工夫,把家里的钱财败得差不多了。老掌柜去世后,铺子要关张转让,来福闻讯赶来,以高价盘下了铺面,只求保留“恒茂”字号。

4

换了掌柜,铺子照旧,卖的还是五分钱一两的散酒。喝酒的唇舌间却感觉到不一样:原先的酒劲冲,余味苦涩,如今入口绵软,醇冽余香。大伙儿疑惑不解,街头说书先生倒看出了端倪,只是捻着那疏白胡须笑而不语。

败了家的小九照样贪杯,街上遇到他,问一声:“今儿个喝多少?”他答:“你问哪顿?”再问:“一天喝几顿?”“得空一顿,不得空喝三顿。”说

者得意,听者糊涂。有人解释:“得空从早喝到晚,不得空一日分三顿喝。”只是,酒楼饭庄早已不让赊账,杂货铺成了他唯一能喝酒的地方。

盛酒依然是用黑粗碗,碗沿儿大多磕了豁口。铺里的常客打酒自会十分细心:先用食指堵住碗豁儿,酒提斜着慢慢倒,酒滴成线,沿着碗壁缓缓地流。酒满时,再用大拇指和食指捏牢豁牙,俯下身,伸长脖子,一嘬嘴吱溜一声,把高出豁口的酒喝了,第二口便可放心端着慢慢喝。小九不用如此纠结,来福“东家长、东家短”地招呼着,酒用细釉白瓷杯盛上,柜台几碟下酒小菜,放把凳子,让小九坐下来消消停停地喝。小九也不客气,酒喝过仍旧记账走人。

5

来年春天,小九挎了个包袱往柜上一放,张嘴要顶五元酒钱。来福解开一愣,只见几件半新不旧的棉袍、棉裤。小九说:“穿不着的多余东西,放家占地方,不如换俩酒钱。”

其实,来福心里明白,以往的酒钱都是靠典当,这些不值钱的衣服定是当铺不收,可嘴里“中、中”应着。铺里伙计看不过:“这一堆破衣服,还算五元钱,真把这儿当成典当行了。”来福摇了摇头,一句话没说。

一晃到了年跟前。傍晚下起了鹅毛大雪,来福正要打烊盘账,小九衣着单薄,哆哆嗦嗦来到铺里,说这回不是喝酒,欠的酒钱年后一定补上。来福忙让他在柜前坐下,喊伙计摆上酒菜,耐心说:“东家,你的意思我知道,那几件棉袍和棉裤都是过冬少不了的。要过年了,谁家不穿件像点样儿的衣服?你先喝着,我给你包好尽管拿去。”

小九走后,来福皱着眉头想了想,打了点酒,柜上取了十元钱,径直去了小九家。小九母亲刚穿上取回的棉衣,正为年关犯愁,见了来福委屈地数落起小九:“一年到头只知道喝那猫尿(酒),把祖上家业喝光了,过冬衣服也拿去顶账。多亏来福掌柜长年关照,要不俺们早冻死饿死了。”来福忙说来晚了,拿出钱让先过年。小九红着脸推辞道:“欠的酒钱没还,咋好意思再要你的钱。”来福认真告之,铺子还是东家的。

6

原来,来福回山东老家,老掌柜给了他一笔钱。说有一天他不在了,铺子定开不下去。叮嘱以来福名义盘下铺子,平日里暗地帮衬掌柜一家,不到万不得已,不得把真相告诉小九。今天把事挑明了,恒茂杂货铺也该交给东家。

小九除了深深愧疚,无论如何不敢接手铺子。来福告诉他,回山东找到了家人,陪母亲的几年,在酒坊学徒,如今铺里卖的正是他酿的阳谷县老酒。让小九先从记账开始,只要用心,一年半载便可打理生意。他专心酿酒,老铺卖老酒,生意定差不了。

末了,来福让小九记住几句话:“带三分笑,让三分理,喝三分酒。礼让于人,和气生财。谨言慎酒,三分保平安。”这是老掌柜生前常说的。

随后的日子里,改称刘掌柜的小九性情和气色跟换个人似的。过去黑瘦的脸上,两眼眯缝着,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。如今红润的脸色,笑眯眯的眼神,一天到晚使不完的精神头。而酒照喝,只是改为晚上喝二两自家铺里的酒。渐渐老街上传开了——恒茂的酒,养人美颜提神,当年打虎英雄武松在景阳冈喝的正是这种阳谷县老酒。

隔壁的说书先生还以一阙宋词为证:“造成玉液流霞,香甜津润堪夸。开坛隔壁醉三家,过客停车驻马。洞宾曾留宝剑,太白当过乌纱。神仙爱酒不归家,醉倒景阳冈下。”

